

看电影

《吾爱敦煌》:一卷泛黄的手记,诉说光阴流转

范语晨

黄昏时分,从甘肃省敦煌市东南25公里的三危山主峰顶向对面看去,无限的大漠中仿佛有成百上千双眼睛,充满了时光流转的沧桑与神秘……

这些眼睛,是莫高窟的七百多孔洞窟。而喜欢在黄昏时分爬上山顶,与洞窟相望的人是樊锦诗。在这里,她已经默默守望了一个甲子。

这个樊锦诗一生最爱的视角,出现在电影《吾爱敦煌》的开篇。11月17日,根据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樊锦诗工作和生活经历改编创作,由苗月编剧、导演,陈瑾领衔主演的传记电影《吾爱敦煌》上映,让观众看到了60年岁月中,樊锦诗与其他敦煌人们一起守望、研究、保护莫高窟的人生历程。

电影采用了剧情演绎与纪录两种形式穿插呈现。第三视角的演绎之外,较大的篇幅都是樊锦诗第一人称视角的口述。这种叙事方式,似乎少了些创作者的空间与戏剧性的看点,但因没有过多修饰,反倒令人感到格外亲切坦诚,让电影更像是一卷泛黄的樊锦诗手记,安静地诉说光阴的流转。那些不疾不徐、质朴又诗意的旁白,也成为最触动我情肠的声音。

抵达,着迷,留下。电影对青年时期樊锦诗的勾勒,正如她对当年选择的叙述一般干脆利落,无一字闲笔:“那时候,敦煌开始了大规模的抢救性保护工作。敦煌需要我,我就来了。”镜头对准敦煌的柳园火车站,1963年,24岁的樊锦诗从北京大学考古系毕业,服从国家分配,来到大漠之中的敦煌文物研究所。极度简洁安静的叙事下,岂能没有涌动的青春之歌。从诗情画意的未名湖畔,到凄清孤寂的大漠深处,敦煌岁月对于这位江南女子来说,意味着怎样的心境和未来?

影片只用两个镜头,就交代了樊锦诗终身守候的决定,以及与之相伴的心境起伏。一个是简陋小屋里窗外的月光,那是樊锦诗对远在上海的家人,远在武汉的爱人的思念;一个是敦煌研究所老所长常书鸿先生在介绍莫高窟时,樊锦诗眼中深深的震撼——莫高窟经历过盛大的辉煌,也长时间陷入战乱毁损、无人看管的荒凉。“这里的一切,让我着迷,让我痛惜。我愿用我的心来温暖这冰冷的洞窟,去承接这文明之火。”

如樊锦诗所说,她的青春和人生,就这样在一千多年的历史里穿行、成长。700多个洞窟在樊锦诗和她的同事们手中,一点点地被清理、修复、记录,面貌逐渐清晰起来。而樊锦诗从大学毕业生,成



中,我们这如过客般的岁月,究竟该心安何处。位女性考古学家了不起的守护,更是希望由此思考,在无边无涯的时空《吾爱敦煌》起于苍茫,归于苍茫。我想,电影想要讲述的,不仅是一

为研究院的骨干力量,成为妻子和两个儿子的母亲。在樊锦诗60岁这年,常书鸿先生离开了,她接过敦煌文物研究院的接力棒,成为第三任院长。

影片叙事安排最妙的,就是把讲述的重心放在了20世纪90年代樊锦诗接任院长之后。因为此时莫高窟面临的复杂现实,本身就为故事注入了最充分的张力,也更容易唤起当代观众的共情。对于樊锦诗和莫高窟的“洞子”来说,最难的不是耐得住寂寞,而是与喧嚣相抗衡。随着经济发展和旅游开发的加速,敦煌的许多旅游公司自然打起了莫高窟的主意。曾经有人问津的莫高窟热闹起来了,游人数量激增,洞窟内的环境逐渐恶化。与此同时,开发商还企图将莫高窟完全开放,与周边的景点

一起打包,成立上市公司。为了捍卫莫高窟,樊锦诗不得不从两耳不闻窗外事的状态中走出来,“面对洞外的世界”,打一场“保卫战”。

樊锦诗的内心从未如此波涛汹涌。影片没有面面俱到地描述樊锦诗与现实的交锋,而是通过关键细节和情绪,将人物的丰富性和层次感在这场保卫战中充分凸显出来:在洞窟里,樊锦诗依旧是那个安静而谦卑的“敦煌女儿”。她说,最害怕的事情,就是看到壁画上又新增了空鼓、起甲,每脱落一小片壁画,她的心都无比痛楚;在洞窟外,她必须扮演一个强硬的捍卫者。年轻时不爱说话的她却频频在会议上直言不讳,跟人拍桌子发火,你会惊叹她瘦弱的身躯竟迸发出如此巨大的能量;她在气到发

抖、想喝奶平复情绪却又拧不开瓶盖时,倔强地拒绝别人的帮助。而当她一番据理力争,在乘车返回莫高窟的路上,不禁伤感至极,满脸是泪。她第一次觉得,这条路走无数次的路,竟是那么漫长。这一天,她再度站在三危山顶,凝视着眼睛一般的洞窟,拨通电话直言:“莫高窟请求国家保护。”

年逾花甲,樊锦诗却迎来了她一生中最为忙碌的岁月。她一边与技术公司谈合作,用数字技术留住莫高窟的原貌,以加快考古报告的整理与出版,并重建数字文化遗产,实现莫高窟文化的永续利用;一边开始严谨地探索莫高窟发展与保护兼顾的策略,在限制参观游客数量的同时,打造球幕电影,让更多的人能够看到莫高窟。2011年,樊锦诗倾注毕生心血的《敦煌石窟全集》第1卷《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报告》终于正式出版。动情抚摸着书页的她,已经73岁了。

看着银幕里满头华发的樊锦诗,近半个世纪的时光似乎在观众眼前不断叠映变幻。在这半个世纪的风雨中,与樊锦诗相依相伴的,除了那些跨越千年的洞窟,还有她的丈夫、考古学家彭金章。樊锦诗的爱情也是影片中最动人的故事线索之一,极度克制白描,又如此浪漫动人——“相识未名湖,相爱塔伽山,相守莫高窟。”无论是19年的两地分居,老彭一人带两个儿子,还是两人终于团聚后守护莫高窟的艰难坎坷,他们都安之若素。彭金章在影片中台词不多,但我却能感受到他对樊锦诗始终不渝的尊重与爱,以及像山一样有力的支持。其中一个场景令人印象极深:在樊锦诗即将出发去为保护莫高窟而“斗争”时,劝自己说:“我不能发火,要小声说话,有理不在声高。”而老彭却对她说:“我们有什么理,声高了,声高了那些作品听得到,听到了大家一定会支持我们的!”他懂得和疼惜他的挚爱,也懂得和疼惜着他们共同的挚爱。神仙爱情,也不过如此吧。

2017年,老彭走了。樊锦诗继续留在莫高窟,守着那跨越千年的文明之光。影片结尾呼应着开篇的大漠和夕阳,夕阳下的人,已从青丝到白发。不过,在千年的光阴面前,她似乎从不觉得自己的坚守有多漫长——“夕阳还是那个夕阳,只是有多少人,已经消失在历史的苍茫之中。人其实很渺小,人一生中能做的事情非常少,我们都只是个过客。”

电影落幕,樊锦诗的感慨依然在观众耳边回响着,《吾爱敦煌》起于苍茫,归于苍茫。我想,电影想要讲述的,不仅是一位女性考古学家了不起的守护,更是希望由此思考,在无边无涯的时空中,我们如过客般的岁月,究竟该心安何处。

荧屏亮点

拉胯的剧本、土味的剧情、古怪的运镜、拖沓的节奏……2023年的偶像剧《以爱为营》,槽点多到数不清,用早已泛滥的“霸道总裁爱上我”的模板叙事,已然追不上人们如今的审美潮流。

《以爱为营》:2023,偶像剧的错误示范

让她撒娇、卖萌的“恃靓逞凶”,常规款傲娇霸总与清纯小白花的性格,男女主角全中;古早偶像剧男女主角感情的强助攻就是恶毒女配,于是为突出,衬托女主角聪慧的智慧、能力,一个恶毒的女同事来到了她的身边,能力奇差名声却很大的女配角许雨辰,暗戳戳偷她采访提纲、夺她采访机会、撕她邀请函……各种无脑小伎俩轮番使用,亏得郑书意有主角光环,才得以让其每次只能录两分钟。但不管什么行业,都要搞出不良竞争,合理吗?

所以,无论男女主角,还是女配角,这人设是一点儿新鲜感没有。演员的演绎也是经不起推敲,王鹤棣的霸总是装深沉,白鹿的女记者是装精英,完全没有代入感。而为了配合这早已过时八百年的剧情,《以爱为营》还动用了陈旧、奇特的偶像剧拍摄手法。

时髦的“名场面”是一次全方位细描的出场方式,镜头从他坐在豪车里的皮鞋拍起再一点点向上定格,下车后又是一番威风走路的一长串慢动作,像是摄影师匍匐在地板上仰拍一样……这场景与古早霸总经典剧《王子变青蛙》里的单均昊出场时如一辙,问题在于,那已经是一部18年前的偶像剧了!在2023年还用这种拍摄技巧,不low?

不low,才怪!虽然《以爱为营》只是个偶像剧,可很多时候剧情拍得很“武侠”,各种画面转圈,不是720度旋转,就是360度旋转,唯美MV都不敢这么浪费胶片,甚至倍速播放,强拉进度条,也一点儿不用担心错过了什么重要剧情,因为一点剧情太多,根本不影响故事的进展。

运镜、剪辑莫名其妙,剧中还有很多尬到极点的台词:“你那倾国倾城祸国殃民的脸,我一个女人都受不了……”闺蜜之间的怒赞美颜会是这么浮夸?“郑书意想要什么,我有的我都会给她,没有的也会想办法给她,但无论她想要什么,都只会想从我这儿得到……”诸如此类的霸总宣言,如今在剧中听到竟有点儿违耳。引人思考的是,

为何国产偶像剧里的霸总,永远一副无所不能的模样,根本不考虑自身也不过就是个常人,总有办不到的事。若只是恋爱时的甜言蜜语也罢了,偏还讲得那样认真!虚构的世界里,霸总们常常富可敌国、呼风唤雨,但拍成偶像剧,是不是也要考虑下现实中人类的实际生活?

《以爱为营》改编自晋江文学城言情小说《错撩》,剧情很简单,就是一个财经记者与霸道总裁的爱情故事,在已非霸总文“横行天下”的年代,这部写于三年前的原著小说,要人有人,要热度有热度,整个故事短小精悍,因误会的阴差阳错让一个没有多少深度的言情小说炒得横生,但,当这个故事被搬上荧屏,一切都不对了——

高冷傲娇、年轻有为的霸道总裁和貌美如花、智力超群的财经记者的爱情,是以各自的事业出现交叉点而推进的,但是,作为各自行业的天之骄子,男主角是要商战没商战,女主角是要职场没职场。尽管,为了与时俱进,男女主角已经是双强设定,但男主角那边,除了背景交代了一下他是脱离家族自主创业,并没有多少剧情表现他的商业头脑,每天就是各种走秀;而女主角的事业就更魔幻,无数人在夸赞她的文笔超绝,但每次采访,都是靠男主角给她开后门以金手指帮助其完成工作,敏锐的新闻嗅觉和出众的采访技能全靠台词演绎。

编剧不是对优秀的职业女性有什么误解?为什么2023年了,还在强化女性在男权助力下才能获得职场与生活双重成功的价值观?当然,你也可以说,艺术作品怎么可能把日常工作拍得事无巨细,但采访前各种准备工作,采访后积极码字,为了选题、稿件间歇性焦虑,不才是一个平面媒体记者的工作日常吗?每天穿得光鲜亮丽的四处游荡,没有时差这样的大树让她乘凉,她还做得成财经记者吗?更别说,一个杂志社,整天围绕着男主角和他朋友圈里的男配角们开展工作,难不成一个炙手可热的财经媒体就靠这一两家公司活着?

商战、职场戏薄弱就算了,反正国产剧中总有悬浮的职场已是常态,很多时候

男女主角的职场充其量就是个背景板,好好拍拍他们的感情戏也是可以的,但这一部分,却是平淡、冗长、无趣——女主角为报前男友劈腿分手之仇,错撩起她误以为的第三者的“小舅舅”时安,前期,是女撩男,中期是互撩,再然后就是分手到复合的戏码,但这过程呢,拍的是一虚不够虚,甜不够甜,不光事业进展缓慢,感情的“撕扯”也是龟速且毫无波澜,每天就是男主角的豪车,送你回家,送你回家,送你回家,完全看不到他们的深情都来自何处……男女主角的爱情线,甚至还达不到同是富二代的关济和女主播毕若楠的感情戏甜蜜、细腻、有趣。

职场戏悬浮,感情戏乏味,《以爱为营》男女主角双向奔赴、互相成就的内核也是纸上谈兵。想一想,近几年的甜宠剧《亲爱的,热爱的》《知道》等等,虽然也是主打男女主角的爱情,但故事中也不缺乏重描他们对梦想的执着、对自我的追求的戏份,共同成长、相互扶持的美好样貌确实很迷人,然,《以爱为营》至今没有拍出蕴含在爱情背后共同向上的价值表达。男主角,像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完美纸片人;而女主角空有新闻理想在支撑她的工作、生活,也没有真正“新闻人”的面貌。两个外表华丽的纸片人,谈什么共同进步、努力奋斗,搞事业?那是从头到尾都在敷衍啊!

回顾现实生活,各种在雷点上蹦迪,只想依靠“摸头杀”“亲亲杀”“暧昧杀”,以及土味情话等收视神药撒糖,没想过用心雕琢剧情的《以爱为营》,外表陈旧,剧情空洞、内涵贫瘠,会翻车一点儿也不奇怪。都说“自古深情留不住,总是套路得人心。”可是,古早偶像剧的套路,不是什么时代都有受众和市场,在越来越强调女性独立性的如今,热衷于女性造梦的霸总剧已然追不上人们的审美潮流。偶像剧也该认真思索,如何适应时代的更迭,如何走出虚幻的浮华,如何把握当代人的审美脉搏,毕竟,就算是只为娱乐的轻松下饭剧,也要具备基本的逻辑、精彩的人物,以及能够迎合时代之变符合人们心理诉求的价值观念。

音乐之声



吴孜

那晚,在东方艺术中心的音乐厅刚一坐定,就被舞台背景板上的一条横幅打蒙了。“纪念普罗科菲耶夫逝世70周年”,普罗科菲耶夫离开我们已经70年了吗?倒不是因为时光流逝得太快让人于不知不觉中生出了“不知有汉何论魏晋”的错觉,而是,这些年来总是将前苏联著名作曲家谢尔盖·普罗科菲耶夫挂在嘴边。说得多了,仿佛普罗科菲耶夫就不在远处,嘴角还挂着讥诮。

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明明是想说他体量壮观的音乐作品的,可一旁及到作曲家的感情生活,就被莫名的情绪冲昏了头脑,便索性搁置了他的音乐而大书特书起他的绝情来。多么愚蠢的冲动啊,作曲家难道不是依凭作品说话的吗?在世界古典音乐领域的地位越来越提升的事实证明,普罗科菲耶夫绝非浪得虚名。而这多年来一首首累积他的音乐作品的过程告诉我,早年故意与他的作品擦肩而过,实在是因为自己的聆听能力没法悦纳他那些与柴可夫斯基等前辈大相径庭的音乐语言。

那么,在世界古典音乐领域里与德奥音乐分庭抗礼的俄罗斯民族乐派,到底凭借怎样的音乐语言为其赢得了无可争议的地位?能列举出多条,最令人难忘的便是其旋律的歌唱性。闭目回味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胡桃夹子》《洛可可主题变奏曲》《第一钢琴协奏曲》《悲怆交响曲》等等,哪一首会从记忆中轻易消退?哪怕作品也被公认为极具先锋性的斯特拉文斯基,因为《火鸟》和《春之祭》也早已成为我珍爱的作曲家。但要做普罗科菲耶夫的乐迷,就是难。

10月17日由闻名世界的指挥瓦莱里·捷杰耶夫率领马林斯基交响乐团于东方艺术中心举办的“纪念普罗科菲耶夫逝世70周年”音乐会,选择了作曲家的三首作品,《第一交响曲“古典”》《罗密欧与朱丽叶》组曲和《第五交响曲》。开场曲目《第一交响曲“古典”》,正是我开始聆听普罗科菲耶夫的启蒙作品。

旋律优美得特别容易入耳之外,俄罗斯作曲家作品的另一个很有辨识度的特点,就是评论家、作曲家鲍里斯·阿萨菲耶夫所总结的,过于苦大仇深,作品中很少有快乐的元素。那么,苦大仇深何以就成了俄罗斯作曲家作品中的共同问题?从基辅罗斯到俄罗斯公国再到沙皇治下的俄罗斯,生活在一年中倒有大半处于苦寒中的俄罗斯人,始终在与苦难抗争着。只要想一想与俄罗斯古典音乐比肩而立的俄罗斯文学,我们就能体会到,苦大仇深不是俄罗斯音乐家的独门话题。

1916年,普罗科菲耶夫25岁。少时便进入由作曲家格拉祖诺夫执掌的圣彼得堡音乐学院的普罗科菲耶夫,已经掌握了相当扎实的作曲法,加之他幼年就显露出来的极高的音乐天赋,25岁开始创作自己的第一部严肃意义上的交响曲,对普罗科菲耶夫而言已不算太早。但,他也不敢造次,一向莫扎特看齐的心态创作了《第一交响曲“古典”》。长度为15分钟的普罗科菲耶夫《第一交响曲“古典”》,属于交响乐作品中的“小个子”,从旋律、音乐织体到结构把握上,都是一部尽量贴近18世纪古典音乐风格的作品,于是,我们听这部作品,会在某一个瞬间好像听到了莫扎特,又在某个瞬间仿佛听到了海顿,普罗科菲耶夫以此作跟上了当时古典音乐界的潮流。他创作《第一交响曲“古典”》的时候,整个古典音乐界都在反思浪漫派的作品已趋于滥情,音乐家们认为,古典音乐创作到了应该回到古典乐派时期,而听上去简洁明了、曲式和配器都非常平衡的《第一交响曲“古典”》,正是古典乐派的特点。这就可以理解,我们学习聆听普罗科菲耶夫为什么要从他的《第一交响曲“古典”》开始——几乎每一个乐迷爱上古典音乐,都始于海顿、莫扎特和贝多芬,而他们是维也纳古典乐派的扛鼎人物。

相对而言,普罗科菲耶夫赋予《第五交响曲》的乐思,就要丰厚多了。除了创作这首作品时作曲家已初出茅庐的青年人历练成了闻名遐迩的音乐人外,这30多年也是普罗科菲耶夫个人生活最跌宕起伏的时段,其中最重大的也是对其创作带来巨大影响的变化,是他从西欧迁回了祖国。这样的经历不可能不投射到他的《第五交响曲》里,这就为每一个版本都是不一样的普罗科菲耶夫《第五交响曲》,提供了扎实的基底。

那么,捷杰耶夫率领的马林斯基交响乐团这次在东方艺术中心演出的版本,又有什么特点呢?那晚,我的座位与捷杰耶夫仅隔着乐团的低音提琴组和大提琴组,指挥家手指的细微动作都被我一一收入眼底,更别提他在整场音乐会的表情变化了。只是,久经沙场的捷杰耶夫,纵然心中烈火奔腾也轻易不写在脸上,我听到的是紧紧跟随指挥一个音符一个音符落实普罗科菲耶夫作品的马林斯基交响乐团,给了现场一个完成度极高的《第五交响曲》。尽管如此,那场音乐会会长久地留在我的记忆中,因为,那个场面实在令人难忘。

演奏完一首作品后,捷杰耶夫循例会指向乐池中的某位他认为当晚表现突出的演奏家,比如那位圆号演奏家,比如那位其他成员会安坐于内腹地击节叫好,但是,马林斯基交响乐团的弦乐演奏家们,竟然侧身抬眼望向他们的队友,再腾出手来热烈鼓掌。他们是致敬同伴吗?不如说,他们在以独特的方式表达对杰出的指挥家捷杰耶夫的敬意。无数次地演奏普罗科菲耶夫的作品,那晚,他们比我们乐迷更能清晰地听到,捷杰耶夫指挥棒下的普罗科菲耶夫,有哪些不同凡响之处。

这样致敬捷杰耶夫?太独特了



钟玲

一个披衣服的动作,要从高空俯瞰然后360度角反复展示,镜头特写长达三四分钟;一个男主角深情对视的画面,要一点一点放大各种细节,怼脸拍个三四分钟……如今的偶像剧为了呈现唯美画面,可真是宁愿观众死,都不考虑下观众的命也是命啊!

由王鹤棣、白鹿主演的都市爱情剧《以爱为营》,终于让人们感受了一下土味偶像剧的尴尬,开播前“敲锣打鼓”的预热,开播后即便男主角王鹤棣有强大的粉丝团奔走相告,也没能拯救极度下跌的口碑,豆瓣评分4.6分,恐怕不是终点,还有下行空间。

拉胯的剧本、土味的剧情、古怪的运镜、拖沓的节奏……2023年的偶像剧《以爱为营》,槽点多到数不清,用早已泛滥的“霸道总裁爱上我”的模板叙事,总让人有一种穿越时空回到20年前的感觉,哦,还有拍摄浪漫情歌MV的感觉——

《以爱为营》的人物设定采用的是古早偶像剧的方程式:时安与郑书意,一个拥有豪门背景,一个是普通家境,双方之间社会、经济地位悬殊,男主角是又帅又纯情,女主角则又靓又正直,王子与灰姑娘的爱情果然是霸道总裁永远爱青涩的设定;为了体现霸道总裁说一不二的气质,就是让他惜字如金、不苟言笑,而为了表现平民女记者的在工作上的努力拼命,就是日常